

薛海花

曾 樸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薛海花

(增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葶 海 花

(增订本)

曾 朴 著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78,000

1979年8月新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35000

统一书号: 10186·67 定价: 1.00 元

前 言

一

《孽海花》这部小说，最初印行的时候，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来才改署“曾朴著”。“爱自由者”，是金松岑的笔名；“东亚病夫”，是曾朴的笔名。当时的作者常常取这类命意显然的长笔名，有的甚至长到七八个字。这也是一时的风尚，我们还可以从这里略窥时代风尚留下的痕迹。

金松岑，江苏吴江人，生于一八七四年，死于一九四七年。一九〇三年的时候，他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同邹容、章太炎、蔡元培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正是日俄战争前夕。他看见帝俄野心勃勃，要侵我东北，就着手写这部小说来反映当时的政治外交情况。但是，他只写了头几回，后来把这几回交给曾朴，请曾朴续写，并同曾朴共同商定全书六十回的题目。曾朴接手后，把金松岑所写的头几回加以修改。以后各回是他一手撰写的。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曾朴一人写的。

曾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生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三日。一八九一年中举人，次年应春试，没有考上，以后就捐了个内阁中书，在北京做官。在北京的时候，他同李文田、文芸阁、江建霞、洪钧等经常往来。洪钧，同治戊辰科状元，兵部左侍郎，后来奉命出使德俄等国，赫烜一时。洪是曾朴的父亲曾之撰的义兄，又是曾朴的闺师潘子韶的老师。曾朴因此同洪的关

系很密，常出入洪宅。曾朴的岳父，是同治乙丑科翰林任工部左侍郎的汪鸣銮。曾朴因汪的关系，得同翁同龢、张樵野等人接触。一八九五年，他入同文馆学习法文。一八九六年，想应考总理衙门，未达目的，回到南方。此后数年，正是康有为、谭嗣同等倡导“新政”的时候，他在上海参加过这种活动。戊戌政变后，他回到常熟当小学校长。从这时候起，他热心于法国文学的研究。一九〇三年，他到上海经营丝业，因外丝大量倾销，丝价大跌，折本而罢。一九〇四年，他同徐念慈等创立“小说林社”，发行小说。他自己也写小说。《孽海花》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写的。一九〇七年初，他又创办《小说林》杂志。这个杂志共出了十二期，一九〇八年九月停刊。《孽海花》有一部分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这时候，已是清政府垮台的前夕。他参加过张謇等的立宪运动。一九〇九年，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在端方那里一年多。端方北调，他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辛亥革命后，由浙江回到江苏，当江苏省议员，后来又当江苏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这类的官，当到一九二六年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此后的活动，以文学方面为主。一九二七年，他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并发行《真美善》杂志。这个杂志于当年十一月创刊，到一九三一年七月停刊。《孽海花》很大一部分就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真美善》杂志停刊后，他回常熟度他的晚年，过莳花种竹的闲散生活。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病死於常熟。

除了《孽海花》而外，曾朴还写了许多东西。有古今体诗集，有骈散文集。又有《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证》十卷，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中。他所译法国文学作品很多。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诗、小说、剧本，他都译了

一些。其中，尤以雨果的作品译得最多，有《九三年》、《钟楼怪人》等。

《孽海花》的第一回，发表于一九〇三年，最后一回，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全书是在二十七年里陆陆续续同读者见面的。其写作、发表、修改、出书的情况，大略如次：一九〇三年，金松岑写第一回和第二回，发表于当年十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上。一九〇四年夏秋之际，金松岑将这两回连同已写好的第三至第六回移交曾朴，由曾续写。曾朴一面就金松岑所著六回加以修改，一面续写，共成二十回。一九〇五年正月，上海小说林社出版初集（第一至第十回）和二集（第十一至第二十回），均在日本东京印刷。一九〇七年正月，《小说林》月刊创刊，陆续登出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回。一九一六年，上海望云山房出版三集（在《小说林》上发表的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回），附有强作解人等所作《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证八则，续证十一则和《孽海花》人名索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真美善》杂志创刊，陆续发表经过修改的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回和新撰的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五回，时刊时辍，至第三十五回登出时，已是一九三〇年四月。同《真美善》刊登这十五回同时，作者陆续就已出的各回加以修订，由真美善书店陆续出书。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初集（第一至第十回）和二集（第十一至第二十回）。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三集（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回）。于是乃有三十回本的《孽海花》。除分装三册外，同时又将三集合而为一册。《真美善》上发表的十五回中，最后五回（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五回）并未收入。解放以来，都是就真美善书店的三十回本重排出版，计有一九五五年北京宝文堂本，一九五六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的增订本是足本，以真美善书店的第三十回本为基础，附录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五回，共三十五回。现在根据增订本重印。

二

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写真人真事(事实上,“真人真事”这四个字是要大打折扣的)。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说,他要写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专把些有趣的琐闻轶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现在一看此书,曾朴的确是这样做的。书中的“主人公”金沟和傅彩云,实影射洪钧和洪妾赵彩云。

洪钧,字文卿,苏州人。一八六八年中状元。后典试江西。一八八四年丁忧回籍。一八八六年,纳彩云为妾。一八八八年,奉命出使德、俄、荷、奥,携彩云同去。洪钧于一八九二年回国,所印中俄交界图,有将我国土地错划给帝俄之处,为御史杨萸裳所参,郁郁以死。他死时似为一八九四年。

赵彩云本是个妓女。洪钧死后,她同洪家脱离关系,改名曹梦兰,在上海挂牌。苏州绅士陆润庠等认为她此举有损苏州人面子,逼她离开上海。她到天津,改名赛金花。庚子,八国侵略军攻入北京,为联军统帅瓦德西所昵,常骑马招摇过市,北京市民呼之曰“赛二爷”。后因虐待丫头致死,入刑部狱。刑部发至苏州,交由长州、元和、吴县三堂会审。她花了很多钱托人活动,案子不了了之。最后似与一姓魏的结婚。死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

《孽海花》里的人物,不但金沟和傅彩云实有所指,其他,十九亦各有所指。有的是直呼其名,直书其事,例如写冯桂芬

谈洋务，刘永福抗日本。其他，如戴胜佛影射谭复生，闻韵高影射文芸阁，李治民影射李慈铭，都一望而知。《孽海花》底稿第一册的最后几页上，有作者手拟的一份人物名单。其中所列，都是当时的真人。

当然，以上这些情况，只于研究这部小说创作过程的人有用，我们读小说的，仍须把书中人物当做作者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来看，不宜以历史上的某某视之。

由于作者是有意识地做历史小说，我们今天可以拿《孽海花》中的描述来印证一下我们所知道的清末社会情况，尤其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我想，这是这部小说现在还值得一读的主要原因。

十九世纪后半期，从同治初年到甲午战败止的大约三十年间，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从发动到失败的时期，也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形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这个时期里抬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也在这时期出现。在这个时期里，种种经济的政治的力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文化思想，纷然杂陈。顽固派、改良派、革命派之间的斗争，或胜或败，势力或消或长，其发展演变之迹，昭然可寻。大体说来，到了这个时期的最后阶段，顽固派削弱，洋务派失败，改良派活跃，革命派冒头。这是历史事实。这个历史情况，我们从《孽海花》三十五回里可以大体上看出来。

《孽海花》里的人物，主要是一批士大夫、官僚、政客、学者，也就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也可以说是此书的一个特点。作者通过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描述来表现他心目中的文化推移和政治变动的情况。从咸丰末年庚申事变后金沟等在北京组织含英社起，到一九六二年的今天，整整一百年了。我国

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看，现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就其主要部分而论，可分二类。一类是封建士大夫，一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看，过去，基本上是为旧社会的统治者服务的；今天，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这个根本的变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实现的。我们现在读《孽海花》，等于回头看一看这一百年的头三十年里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考察这个变化过程的开端时期的情况，这是一桩很有意思的事。

这部书开头描述同治初年的情况。那时候，一般的知识分子，朝斯夕斯孜孜焉梦寐以求的，是入学、中举、点状元。在清廷对外割地卖权的情况下也好，在清廷对内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的情况下也好，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死抱住举业不放。庚申事变之后，清廷为了安抚人心，举行顺天乡试，一般士子就欣欣然云集北京，歌功颂德，一点不注意外国如何对我蚕食鲸吞。太平天国的革命，一八六四年被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力量扑灭了。这时候，是所谓“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到处是死尸血泊的废丘上，在孤儿寡妇的哭声中，飘飘然走出一批笑嘻嘻的“生员”来。接着就有一批批的举人、翰林出来了。享受功名荣华和考究制艺诀窍，是这些知识分子一生的全部生活。此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需要。莘如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不过，这时候也慢慢出现了一些比较开通的人。他们办“洋务”，主张从西方学习一些知识和本领，借以“自强”。他们虽然也一样地热衷科举，但是，渐渐打破了八股旧轨，讲起经史百家的学问来，发扬清代学术中比较进步的传

统，不迷信，重思考，尚独立。这就出现了一群有洋务思想的知识分子。金沟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候，知识分子中还没有民主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也可以说还没有，只有一点“抵抗外国、巩固天朝”的思想。这也不足为奇。一八六八年金沟抡元的时候，章炳麟刚刚生下来，而孙中山才两岁。

从一八六八年金沟衣锦还乡，到一八九二年他由俄国回来在上海参加薛辅仁所主持的谈瀛会，二十四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四年里，中国知识界起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是中国连年割地赔款的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是廖平写《今古学考》，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等书的时期。这时候，许多人谈起公羊学来。他们谈公羊学，是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这时，改良派已应运而生。原来的洋务派也有分化，其中有一部分转变为改良派。改良派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同代表大官僚大买办的洋务派不同。他们主张改变一下专制政体而洋务派不主张改变。后来就形成“帝党”和“后党”的斗争，出现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书中所写潘八瀛等谈公羊学，就是同帝党后党的斗争连在一起的。这情形，看看关于闻韵高等人的描述，就更加明白。在这个时期的末尾，民主主义思想冒了头。这个民主主义，有两个思想传统，一个是我国从古代传下来的有关的哲学思想，一个是西欧各国近代哲学中的有关思想。这些，书里都有些反映。

社会思想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到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就出现了更新的局面。洋务派“富国强兵”的口号喊不响了。改良派“变法维新”的主张，获得很多人的赞成和拥护。然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近在眼前，清廷又腐败透顶。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法维新的改

良主义也难于满足人心，孙中山一派的革命主张传播开了。于是有孙汶、陈千秋和陆皓东等的革命活动出现。曾朴只写到这个革命运动的开头。看他同金松岑拟订的六十回回目，这部书的预定内容，是以推翻清廷、革命成功结束的。

《孽海花》一书之打算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结束，那是很自然的，尤其因为此书最后几回的发表，已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此时的作者是“中华民国”的官儿，他是不会去搞清末那个改良主义，主张变法维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一部小说的具体内容是评论这部小说思想倾向的主要根据。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可以读《孽海花》一书中如下的几回：第二十八回：“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第二十九回：“龙吟虎啸跳出人豪”；第三十三回：“谋革命起义广州城”。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部分，可读第三十二回中的“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和第三十三回中的“保残疆血战台南府”两处。这几回里，写的是意在扑灭专制政府、组织共和政府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写的是清廷抛弃了我神圣领土台湾之后人民起而保卫疆土的斗争。无论就观点说，或就艺术方法说，都有可以非议之处。但是，读了这几回，实事求是地作判断，我们就知道《孽海花》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这点进步性，鲁迅在“五四”时期就说过了。

鲁迅论清以来的小说，独推《红楼梦》。他在《〈草鞋脚〉（英译短篇小说集）小引》一文中说：“自从十八世纪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这当然是比较而言，并非说清以来别无好小说。例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鲁迅对清之讽刺小说就很重视。他说，《儒林外史》出现以前，寓讥弹于稗史者，大抵浅薄。“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

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种“寓讥弹于稗史”之风，晚清尤甚。原因何在？鲁迅说：“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愆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这就是当年这类小说特别多的主要原因。这些小说，鲁迅举了四部，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这部《孽海花》。

可以说，掎击政府，批评当年社会弊端，是这四部小说共同之处，而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的突起，则是《孽海花》的独特之处。

三

总观这三十五回，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者看到了，当然还不深。他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大炮。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治控制、文化欺骗，不是当时的人所能正确地认识的。作者描述了清廷上上下下的贪污无能腐化透顶，但是无论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或对封建政权的贪污无能和腐化，揭露都是不深的。不但揭露不深，他在描述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集团与人民的关系时，还有许多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观点和言论。我们前面说过，书中的知识分子，主要的是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种知识分子不是绝然不同的两种人物。在

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前者往往是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士大夫，而后者往往是封建性很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孽海花》作者曾朴本人就是一个封建性很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封建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以及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从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分析批判。他以封建性很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去选择和描述他的所见所闻。结果，书中虽有许多进步的描述，也有许多反动的落后的描述。例如作者既然申言要写历史小说，他把历史上的瓦德西与赛金花的关系写成瓦德西与彩云那样的恋爱关系，就是反动立场的表现。至于他常常以唯心主义观点去分析问题，那就更不用说了。例如清廷当时帝党与后党的斗争，本是当时经济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作者没有正确地分析这个斗争。他花了很多笔墨去描述皇族婚姻史和个人恩怨，想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帝后的斗争。

《孽海花》描述这三十年政治文化变迁情况，是以金沟和彩云的关系及其发展作为一条线索来贯串全局，目的在于借此使许多不相连的情节连成一气，还可以使他所描述的政治文化变迁情况更富于“浪漫”色彩。书中所写的这三十年的大事很多，其中有一些，彼此之间又无密切关系，作者为了把它们连成一气，煞费苦心。其实金沟和彩云都不是恰当的人物。金沟一生言行，除了印地图一事而外，同当时的政治文化斗争的关系并不密切。他并未处在斗争的中心，尤其不是在这些斗争中代表前进势力的人物。彩云更是这样。她的生活虽然与全书所描述的主要人事同始终，但是，她到底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作者在全局部署上的一个先天的困难。《孽海花》一书的结构，作者自己曾比作“长线穿珠”。他费了种种苦心，拿

金沟和彩云的关系当作一条线，把许多彼此无血肉关系的人和事，象穿珠一样穿在一起。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体会作者的匠心。然而，那条“长线”本身是庸俗而落后的，以它贯串全局，读者在这部小说里就处处碰见庸俗和落后。那些“珠”，即作者所说的琐闻轶事（其中有些是作者设想的惊险故事），它们彼此间并无紧密的联系，穿在线上，基本上还是散的。长线和珠并无内在的血肉关系，因此，整个结构虽然貌似一体，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形象看，那是很不够的。这样的“长线穿珠”是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这部小说的形象塑造上，成了弱点。

作者颇有一点描写人物的技巧。彩云这个人物就描写得很好。彩云这个人物，有见地，有手腕；又温顺，又泼辣；刚毅果断，伶俐聪明；既苦于受人虐待，又善于虐待他人。她早年的可怜的卖笑生涯，迫她锻炼出一副讨人喜欢的伶俐性格；后来的豪侈的命妇地位，又使她养成一种令人痛恨的残忍心肠。这些，作者都描写得很好。全书凡写到彩云的地方，莫不有声有色。作者对金沟和彩云，基本上是出以嘲笑态度。例如十四回“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里写彩云在公使馆洋台上曼声细调的唱“十八摸”，还说这是“中国公使夫人的雅调”；又如二十四回里写小燕笑着跟金沟推敲李玉溪“梁家宅里秦宫入”的最后一字该作“出”或该作“入”：这都是刻薄的挖苦。诸如此类的挖苦，书里是很多的。所以鲁迅说此书“于洪傅特多恶谑”。不过，由于作者本人的思想也低，体现在他那些挖苦中的观点也是庸俗的罢了。

《孽海花》里的人物，十之八九是士大夫、官僚、政客、学者。作者是个中人，熟悉这类人物，写起来左右逢源，其中颇

有几个人物写得勃勃有生气。对于这类人物的刻画，同那时别的小说相比，以《孽海花》写得深刻些。但有的也失之于过分夸张。例如写李纯客的矫情，曹公坊的狷傲，都使人觉得过分，反生失真之感。作者本来要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以抨击封建政权，但是，由于作者行文往往毁誉难分，即使分明在揭露，也限于揭其阴私，撕其假面，不能作深刻的分析，而且辞粗意浅，那抨击因而也就软弱无力。这种风格，鲁迅以为是当年此类小说所共有。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这些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矣”。他因此称之为“谴责小说”，以示与《儒林外史》那种“威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小说”有别，认为它们在艺术成就上不及《儒林外史》。

那时候，工人阶级呱呱堕地不久；农民，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眼里，是软弱的，无知的。只有绿林英雄这个传统是现成的。在文学形象中也有此传统。曾朴描写了一个大刀王二。十九回“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写的就是这种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风格。王二这种人物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在作者笔下，是要求变革的。本书最后的几回里写洪帮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是这个意思。

人物对话，作者力求其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那些高官，在厅堂之上作正式的拜会，满口文绉绉的；在私人往还上，却是非常通顺的口头话。知识分子，一派文腔；彩云、阿福等人，纯粹的白话。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写起外国人来，也把他们写得同中国文人一般吟哦嗟叹，就有点不象了。有一些地方，写人物对话，不是从人物面谈时的实际情况着想，而是

在那里对读者有所说明，不过借用人物的嘴巴罢了。这自然是不好的。

这是一部写晚清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书。作者把一生的学问和语文修养都拿了出来。行文之间，明征暗引，端出了许多典故，遣词造句，充分地表现了一股文人风味。这是针对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读者的兴趣而写的，也反映了作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的兴趣。作者很讲究辞藻，有许多地方，虽是一两句很普通的话，一字一词也是经过推敲的。但也很有一些陈词滥调。全书在结构上还留下很多不周到之处。有许多毛病，稍微留心一点就可以避免，但仍留下了。其中较大的，是时间交代不清楚。全书三十五回，共写了三十几年的事。有一些大事，何年何月发生，没有交代。小事也有好些交代不清。虽说是小节，究竟是缺点。

以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好在原书在手，读者自会判断。我说错了，希望指正。

张毕来，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修订。

目 次

第 一 回	一霎狂飈陸沉奴樂島	卅年影事托寫自由花	1
第 二 回	陸孝廉訪豔宴金閨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	4
第 三 回	領事館鋪張賽花會	半叢生演說西林春	12
第 四 回	光明閣夜館習晉呈身	康了困名場歌耶曉月	21
第 五 回	開樽韻有長生庫	桂架難遮素女圖	28
第 六 回	獻繩技習黑旗戰史	聽笛声追白傳遺踪	40
第 七 回	宝玉明珠彈章成豔史	紅牙檀板画舫識花魁	50
第 八 回	遊物議男狀元偷娶女狀元	借詰封小老母杈充大老母	58
第 九 回	遣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	67
第 十 回	險語驚人新欽差胆破虛無党	清茶話旧侯夫人名噪賽工場	75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韓文	81
第十二回	影井帝天初登布士殿	學通中外重翻交界圖	90
第十三回	誤下第迂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	99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声小調顯命奴風儀	103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119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	128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杰赴刑台	鱖魚書航師嘗禁鬱	139